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三十九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空同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正德元年九月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為戶部郎中時撰

請索節義本為提學副使時撰

乞休致本亦提學時撰

狀疏四首

代劾宦官狀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

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
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
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
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
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如秋來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木用張
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
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
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赤
赤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
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
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
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
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平竊觀前古
關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

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
之業則 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為太平之
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錄

初 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
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董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輟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具韓公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從
也不可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
而無阿頗亦惡其闒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
闒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

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懍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荅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大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

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闈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裏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

進曰：「言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覺覺此言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監法事宜狀

為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奔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賈衆觀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士著者，豪羣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籍其蔭庇。今淮陽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

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

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大捕則匿濱海居民襲弊踵壞人煮戶剪擔載營販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丁竈盜食原課逋負動大萬數轉相賣緣設責督稍嚴又牽花戶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乏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頓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祖宗之法欲復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剷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號阻遏

國利讐怨小民動搖 朝廷既不奉 詔還官又不
退直自保是損 先帝聖德阻格 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
羣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
昔商君將為政于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
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輒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
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內邪
故曰法行自近始 陛下甘府藏之虛內用之竭顧
獨忍于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
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
提舉等非坐關茸不職不得除拜是毆之汙穢之地

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汙道之以汙則亦奚
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興
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
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
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
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放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
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
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
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之謂也

請表節義本

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許有司開具實跡以聞。聖德美意。雷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德六年六月。臣奉勅諭。巡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其故。皆言窮鄉小戶。有善莫錄。即蒙有司申達。而展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

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聞。聞之不舉。厥惟臣罪。當令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申潘應高等民婦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生人等。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寢滅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犷悍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梟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開坐。上請伏乞俯納。勅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

以勵風俗以淑人心干冒 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
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
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
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
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
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
緣潘應高委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
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氏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
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
衣姑徐氏久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
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
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
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給賊抱
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
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
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
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

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六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污厲聲罵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團樹行不就污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戕其脅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本亦提學時撰

臣生長寒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獎拔列之郎署比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帝優容不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聖旨奪官逐

臣尋又羅織械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顛罔諧時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殛元惡起用無罪臣亦得與甄錄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楊再華曝鱗復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綿弱飲食素少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服吐痰頭暈腰膝酸軟日漸瘦痿去年秋冬之交便血疾作用心苟勞此疾輒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扶疾巡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鰥厥職而妨賢路也伏望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別選賢能提督江西學校庶臣免鰥曠之誚